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二十二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事有絀于荒忽茫昧之中繇曠古及下世無俗書以
傳凡智解狹湊不能究度至詆忌蔽人令弗通思慮
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譎罔誕非經見乃用擯笑不
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盡大方之理者歟其
有尊神幾宣靈謀混淪焉行于亡形以鎮養乎元元

使怪厲不作
消被摧殄不得橫悍以肆其姦是術也
兀王侯保土
社託羣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嫚
忽耶其所謂
蓋太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
至真肇探于
太樸之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
勢為天奧寶
告瑞發應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依跬
息大道君玉
帝諸真懇請恭受反復難遴傾倒切至
始賜矜諭救
詣紫微居齋九旬後肯付昇然猶戒禁
勿得布下是
天所貴重若此不記從何劫運漏墜人
世有聖研極
鑄胎剖魄識其倪緒取安諸隅廣寓泰
寧傳云東京
元水壽時正一道陵患魑魅恣雜闢人

善說勅度

訂者誤

鬼使異行植幢嶧山誓刻嚴毒自是判然出明不蔽
至黃唐文缺重琢置昭慶道祠歲久歸然頗剝爛哉
泐無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陞用賢峻命侍臣
趙公抃鎮蜀公致治未朞民物阜順暢潤孔時川濕
生林蠶饒穀登體腹温既蓄訛勃疫淪伏不起寇兵
弭消寂無纖譁頌公平循聲辭邕邕公固以為未然
復訪愆遠安保方域俾無虞戾之深計顯効休功件
已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脩原掾陳汝玉學廣知博
諸公具前躬摹秘符解鈿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
迺相玉局衍基潔為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

石西山蟠地深宵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
策迷所一昔暴降涌發漂碓下礪出道平夷遂可筏
行既至正晝商雲叢飛滄然下覆天光明麗景氣晏
悅曠謁高真颺若來况都人觀統驚歡喜蹈回頭望
公祝若父母云護我葺亭育撫熹心精神虔祥報昭
露明日授匠矩尺礪為觚榦恭肖神畫鏡勒其上科
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維永永蒙祐噫大霄妙章
上靈秘篆何此羣兆幸焉觀覲常為投依以挹厥休
千萬億年公惠無民一日公戒部吏文同使紀其事
同謹再拜撰辭以獻復頽而為詩以與蜀人使長言

之無窮其辭曰於未物前有氣混茫擴無端崖澗漭
汪洋中函神胞孕此威章靈鉅决分飄青墮黃布照
大空流精發光乃時玉符獲于元皇自然秘文盤葩
屈芒文交岐聯蛇紆結張皇執焉嗜練于洞陽瑩煥
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輝燭焜煌大陽靈洞倪仰
是將惟時諸真嘯命以躡詣皇咨觀析必願償命入
太空九光華房擴開金高動决靈囊戒勿下傳上館
乃當何劫墜流降奠五方完志未朝幼猶肆狂虎冠
道師得焉其詳植石摹形大嶠之傍陰怪震驚掃滅
伏藏後多歷年復治于唐迄今巍如鏤蹟劣七治平

之君堯舜禹湯詔用趙公付之蜀疆公來民宜齧暴
响厄太和熏烝百體具康肌燠羸襦腹果衍糧境殄
藿蒲欲朽析楊沸舌頌公壽福熾昌願公光華袞衣
繡裳移蜀之為天下以滂公聞曰噫是志曷荒有及
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真文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
禍穰流蔭西南被賴無央公喜趨為日不暇遑牙譙
西隅玉宇是望高宮翼如綵枅繪梁覆幢其間崒然
百常先時堪輿與公効祥水騰雲幪異孰爾量蜀人
其承永隔害殃公德之深萬世曷忘杪哉末兮覘碑
陝棠

利州綿谷縣羊摸谷仙洞記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恭甫為余言
近季按朝天駟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有神仙常
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西下過小峽有
山巖然崛超万仞翠壁如削中闢大門可五六丈時
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
曳杖垂長髯襟帶隨風翩然徃來下視久之左右數
青衣從行有物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
扇與繖者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
止詳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

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歛穰於此因
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穢甚滿身腥腐不
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惧未始見弛擔走僧遽就
器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其事置水田上其家
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以故獨不嚙口晚又俾婦
致饌既至其所得僧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
見但號哭奔走詈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中呼婦
者婦仰應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羗童牧叟常慣見
不以為異近年每至天色昏則出出必盡日就中
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然乃取盡圖示予余曰嚮

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綿
谷縣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往見九三數人
或立或行衣襜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沒蓋此地爾因
求其圖之別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
事賈君瑄自南榮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
官洋川時常與太常博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
聞之歸日與丕詣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
之澗壑巒嶺豁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以俞侯
之彥座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列之
圖上余為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焉
為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時號為高
賢脩積善行嘗奉事異僧曰王羅漢者置寺住之後
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辭之在京
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
究驗盡合無少差者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
人徃徃見道人被破褐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忽
問他不能見之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答自
知王之於此陰護持之爾術士嘗言倚天壽不踰四

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
為造藥一以使携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
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枵然若將翩翩隨風而
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閤者遣視之不見其
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所
以致之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逮今累世矣倚天至
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請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
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大如彈
丸赤黃有光隱雜寶其中重若金玉余歎曰倚天人
不能知其所以然者陰行甚密矣所以三異人者常

相與逢遇如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世亦自與斯人
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為進士端厚淹粹為
鄉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佳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
承藉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有窮極者已無演曰
然是可記也自余來興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來記
其事余為記之

彭州張

氏畫記

蜀自唐二帝西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奇工故
成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之屬雖天
下能號為古蹟多者盡無如此地所有矣後歷偽至

國初其淵源未甚遠故稱繪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
近世所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亡它蓋苟於所利
而不自取重其所為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道
人之學用筆設色氣韻標置未嘗輒自奔放惟一謹
於良法不為世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
居甚閑暇日與承天僧敏行游凡出于張氏之手者
觀賞殆徧信乎他人之不能與較其後先矣敏行乃
其俗裔也俊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嘉歎其父祖之
所為磨石請予道所以然熙寧六年中秋月記

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

無相字
陳氏抄本有相字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
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
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
曰詩伯之可朋詩者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日滿
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履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
如是者信年六十示疾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曆五
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橐中得八萬錢誘
其所常往來者榜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
餘止此爾其爲我命竒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
殿雖然用必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
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祓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
爲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
時遂召使圖其事采飾殊絕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密
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法苑之勝緣而畫評
之善品者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書畫之畫
此時予亦觀允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書乞
侍親得相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
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靈夢記

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者乃

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徽之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之所完歸也初夫人自熙寧年庚戌歲狀若娠者凡五年不得免夫人日夕恐懼世所謂祈禳禱禱之事與夫但有可以為藥救之術者無少時不孜孜於此逮癸丑冬徽之移官至自閩中一夕夫人忽夢遊一大寺經行殿廊下見壞像偃於壁金彩晦剥手足損墮夫人佇立嗟悼者久之有叟皓然來旁謂夫人曰此功德凡歷百千萬人所視其間未嘗有一人肯為脩之者夫人對曰兒不幸累年姪子在胞善惡殊未辨願款粧嚴此像庶憑藉威力使早得就尊免

茲憂惱可乎叟曰爾果如是自獲靈報遂覺用言徽之然但莫知其於何所而能見也十二月余與徽之至寺為懿德皇后忌因過此院見舊塑一軀頽委于曲室余方召主者譙責之徽之遽曰是若洪之室人向所夢之者具道其一一徽之歸語其夫人夫人曰儻似是矣遂來觀之曰果然也乃擇日移置前無命工如事澡被垢塗補綴諸缺更日未久物物嚴備相好圓滿百福端麗邦人競集團繞讚歎後夜夫人復夢叟持藥一匕付之曰可煮此飲遂如其言裁下嗌良久嘔出大小黑白者無筭漉血如煤凡數升致馬寤

流汗漬浹舉體竅然如弛重墜翌日微之亟請余以
喜告余曰固有之矣嘗聞是大士者昔于無數恒河
沙劫時在觀世音如來所聞證妙法獲二殊勝上與
十方諸佛同慈力下與一切衆生同悲仰以無作妙
力施諸無畏觀其音聲下救諸苦自非誠懇堅固信
嚮深切詎能如此感格妙慧以取勝樂者耶以夫人
精意愿篤勤服佛事匪惟今日魔蟲妖惡欲害於已
者即時散滅抑亦自以此以往當獲福德智慧之吉祥
者無疑矣噫彼世之昏頑庸戾心生懈慢者來覩聖
像得不起信心而反善道歟自利利他斯莫大之因

緣耳微之俾余次其事刻石置之側熙寧八年歲次

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

捕魚圖記

王摩詰有捕魚圖其
又世為顯官故多蓄
取景他人不能到於
品題之高但未得一
摹本因借而熟視之
水下密雪為深冬氣
者一曰洲者又一洲

本在今劍寧州家寧州善自畫
古之名蹟嘗為余言此圖立意
所藏中此最為絕出余每念其
見以厭所聞長安崔伯憲得其
大抵以橫素作巨軸畫其中皆
象水中之物有曰島者二曰岸
之外餘皆有樹樹之端挺蹇矯

或羣或特者十有五
架轆轤者四簦而網
籠於者十有七人凡
轉軸者八持竿者三
者一倚而若窺者一
而搖者一然而用筆
為不當於是處亦奇
藏於寧州者其譎詭
榻駕余亦令為之郭
此尤盡其所學其樹

船之大小者有六其四比聯之
者二船之上曰蓬棧篙楫餅盃
二十而少二婦女一男子之三
附火者一背而炊者一側而汲
執而若餉者一釣而僕者一拖
使墨窮精極巧無一事可指以
工也噫此傳為者尚若此不知
佳妙又何如爾函有郭煥者善
之平畫有尺寸甚可愛與余為
石則出於余之手也劉名繼勳

為左藏庫使知寧州嘉祐丁酉二月十日新平官舍
記

二月九日校一字

二十二卷給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二十三

記

梓州中

江縣樂閑堂記

文同著

客有言於余曰其力者氣俗狃地而固名之也而後獲以之論贍其款其勢不貌矯譎初若不立矣孰者或遠

天下郡縣之政其守令或謂有難乎狀好犯幾禁之使然乎何獨常指其余曰不然是其謬泥迂曲不達其體也夫天之所以資而生者求將以自能無動以役其所任之智既爾則情可知其是非利害之形煥然常自兩聖賢所正之道與國家所制之令者

哉我凡以其取聽於已者以義而枉直之無濟以私所以理斷矣郡縣有大小其事有煩約之異才者臨之一術也雖民指頤耳曰難者訟雜集吏書擁進其於區處但財勞諭契要深濫不可辨之說是則天下郡縣常容有不可調一之治者矣豈其然乎中江為梓之三萬戶縣生齒既衆分地既陞其爭鬪之辯侵越之訴番已遽作紛午交衍鞭之庭而械之獄者亡虛日矣所決一未馱其顛則號寬唱屈奔走跳盪于勸農使前者絕復續焉士大夫以無可柰何而適為之令者何嘗不

至名而起畏茲有年矣河南廖君自福昌移治于此聞之所以為政之六氏也無急擊無緩縱焚以櫛之結以觶之摩撫柔愿規厲陶突善端姦幾觀聽而盡民自戒告無敢欺瀆曾未逾歲已底無事噫才者也君亦自顧如此宜順是以就燕佚之高乃營聽事之西為堂四百掾萃蓄經史以朝夕訓育子弟為園五十步蒔植蘆木以時節笑會賓友深虛曠潔雅若世外他日寫書畫圖抵余使名而記之余因為文道其所以為是之意復以其堂命之曰樂閑以君之政治之而於此為樂也君學精而才長貌溫而氣嚴襟矩

風尚淹重宏遠如使其立行道之地發畜德之府蹈
切烈之途闢名聲之場可量也哉簿書之期會土木
之興作於君末故也豈煩余之多言乎治平元年五
月日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縣爲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於綿之龍安鹿爬山
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漢水會爲
一西至於羅江南至於陽平匯東南復吞旁流迺浩
漾爲洪波浮于縣之西郊歷坤隅勢下頗壯猛南注
折而東斗且闕遂落擊左岸土堯善崩歲歲內蝕若

以刃若掃以帚邑人惴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
河內廖君子孟爲之令將解去尚訪遺敝及以即行
視歎曰是將禍於後者失吾不爲地陂而民魚有日
矣於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補完墊漏填築堅垣以
循沿而推軋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以力不勝迺
透迤漢安王諱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塗隱爲金堤望之岌然
直偃橫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旅聚謹課踴躍
詠誦令德老穉一口且曰秦之冰唐之蕪瓊嘗以水
和遺蜀民民至于今神祀之今吾廖君殄水害於吾
邑吾邑之人又將何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即其

地以祠世世不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
盡吾之所為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
二百人選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
夫蒙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浹人
其久愈深雖款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迹與古
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
敢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請
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迺為論次
其所以云隄凡大小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
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既成無有一人

議之曰不可者

噫如君者賢令矣

梓州永

泰縣重建北橋記

工即位之明年

永泰縣重建北橋既成其令郭君經

與其佐史君潤

辭有請于邑人文同曰經潤辭不佞

竊廩食于以伏

自念終無以施短才立異効鄉者議

與斯民興是役

以利其往來此前人憚勞畏譏久而

不克為之者工

今休矣問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

實不艱其供而

咸謂其且當然者經潤辭輒不愧宜

其文紀其上敢

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亡窮經潤

辭幸矣同曰唯

唯二君之治端幹明以潔使人謹已

聞之長老舊無
之者夫何足書
行愛惠之深者
以懈勤王事恤
二君雖不見屬
視於後人况二
爲之詞云維縣
里叢岡沓嶺圍
還過此焉要隙
二川產殖繒錦

有也均繇賦平訴訟它人蓋亦有能
是舉也同嘗觀二君之爲乃有志於
勞躬率心旦夕歐勵暴外風露曾不
民隱古之賢吏凡不過此是可書爾
同亦將件次休績揭諸華表之末以
君所以來之意誠且愿耶謹不避讓
爲梓之所領西上府治蓋百有三十
聚邑屋彊軫蹙陜最險下然賓旅
大氏閭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所仰
泉紵絳茗刺繡鏤刻髹治之物與所

市易牛羸羊飛
羸揭抗踣裂石
有潤自東迤西
甚偉以利其後
逆讓噎瀆不寫
散墮日歎月陷
溝馬還渾閭則
決民實信賴諸
廢圯爾所痛悼
我協不煩令指

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它負
如水上故北出之道趾踵相織近郭
橫匯曲决峭絕傾斷自昔經制有橋
逾五十祀至和甲午夏潦洚溢遠谿
鑄砥隘岸級蹙崩納角楹剋虛羣版
以至大壓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擠
有矣維汾陽君為令之二年慈惠宣
敝已林回力圖此因偈于衆曰是橋
予其爾復謂予何者萬口一和令謀
願進諸辦材糧交委日謁就事於是

集斤鋸會錘錘治木伐石均功授巧維武昌軍適調
此尉喜相厥役與令鳧藻昏旭臨視犒饌豐美作息
時節咸樂其用無少倦執始癸卯仲冬之丁未末訖
甲辰孟春之壬子輜棧朽堊一已絕手觀其橫虛亘
遠妖矯虹截鉅載鈎擢攢扶瑣縮覺直如削堅鞏如
鑄厓廉禱緻阿榮跂竦湍瀨塘激無以泐其固風日
掀暴無以液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既而行
者止居者起田野吐隸閭閻賈儉提引穉幼扶翼耆
耄聯行散走環擁登降晚高窺深歎息欣喜如是累
日始肯罷靜爰有杖者倚柱而歌曰昔政之鄙寢以

毀兮今治之賢條以全兮興事以時罔齎咨兮取用
有度胡怨怒兮無貲之仁濟斯民兮不朽之利安此
地兮同既為貳君委以論議以詳言之矣復取杖者
之歌系于後刻石道下以永竹人之思治平元年二
月一日記

東橋記

縣既官於羣山其脩隴樹麓遠連受衍分勢而住爭
會于左鯨偃蓋卧尾吻相屬潯澗谷蟠結破斷蓋
荒源野溜瀟湧深激夏澤秋濬相倚為暴故東郊之
地少夷陸矣距市門百步趾衢道橫襲岸土脆墮舊

架短朽庫劣湫下歲累民一再易登換漏過者歎
慚如是不知凡幾百年人無謀之北橋成之明日其
令經尉潤辭又相與議曰此既備舍彼謂何譬之像
飾冠笄而不顧其袂之壞峨豈威容哉材糗羨贏幸
可并就遂移工爲之廣陘四楹吐嗟以具無慮治木
百章礪石百礪覆瓦五千枚剖竹三百个役匠四百
指費回三千刻無橫歛無膏使而告罷矣噫二君者
孰爲其端然負以千室之邑耶發已之仁興民之利
實亦盡其所職矣同復從而文之以道建置之始曰
經者字義府姓郭氏鄆人曰潤辭者字堅叔姓史氏

肩人曰

同者字與可姓文氏縣人

成都府運判廳譙思堂記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
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為不當然遂起衆論矣
區宇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
製界為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慎選注往服
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顛做之柄其所與蓋
已重矣惟劔南西川原壑演沃毗庶豐夥金繒紵絮
天灑地發裝餽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
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為寶藏珍藏云

其所謂佐者既非齷齪循索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以止亦當崇大闕顯與主者儀形無缺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徃制回曲庫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基蒼然蔽沒蓬藿嚮所泣者未遑營之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攷窵內外靜煩省劇隱謬革悛潛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矣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其已詳此今復杖節臨鎮

于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斤其地墻爲一圍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架崑址植巨厦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讜支空廣厝延廡衡欄擁衛牕戶通潔若翔而尚矯將蟠而復振竒巖秀嶽發遠思于其上鮮藪珍木悅真賞于其下寬表可以觴賓侶靖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邠之崇構而外臺之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指處今已化為佳境爾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爲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楊長沙叙戴氏常皆部吏

也同今奉候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
次其畧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治平三年
二月十五日記

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

巴西郡處二蜀之會人饒地腴賦貨繁茂官於是者
力勤于它應兩道使傳之出入領八邑民居之利病
二千石既主辦于上事以熟至則爲之商輕重決可
否爲其丞者最繫一府之煩畧繇體均勢平上下易
交有從事可以持未便比膝較語以相辨白研理之
極泔平而後去有緣屬可以覆許競議法律恬安詳

緩鋪述枉正不用惴懾以盡意見丞才如彊明則攬
衆說之是以與厥長相名而行故無有不可外人之
善議官政者或齟齬蹉躐高簡自用不以誠盡下則
庶務放紛所趨背鑿以至民輸寃吏肆姦洎減龐繳
廢亂條紀是則聽斷裁撥猶且未給又豈暇更營館
舍悅書史以偃取佐郡之樂者哉故子駿來是州而
淠以爲伐木堂也聽事之東舊有羨宇庫陋偏仄鬱
而不舒子駿至未幾而宿積九敝切理以解紛亂梳
結內外次序居餘間廼撤匱篋出簡冊以治素學顧
此地謀高新之會群材溢山流積岸下移運掄擇以

足其用增引歆裂改質陳蠹凡成屋大小共若干楹
軒窓虛明凡案新索視公事已此焉旦暮子駿治易
有聞當世不以其能自為夸高尚取詩人以道德相
切正之義榜名其榻朋友故舊有來過者必引納於
是講究不倦迺知子駿非但如衆人者築觀宇設亭
榭以侈已之燕逸蓋將於此窮文考辭磨瀝心髓以
會三聖人之意爾堂成明年俾同爲之記子駿姓鮮
于氏名侁閩中人著易斷

彭州永昌縣治已堂記

常人患負已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焉雖美

沃腴墳殖蒔蕃猥然弗時芟嬖亦已見其報之滅裂
如也其有糾鉉故高懼忽墜墮務以不足耻其躬營
營焉日求所以勝于心淬愈堅而礪愈銛者非賢者
誰其能之狄道李子忠性明徹而才果利厥聲鏗然
憺于縉紳崇鄉巨侯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永昌也其
處之警僮之視栝圈而丁之現純菟豈假施其功而
肆其力歟既至未幾乃糾鉉居之西北隅闢
二室敞一軒曰蒙曰晦之曰治已脩筠

珍榦羅立環擁寒潘袞袞渠行沼瀆茂樾清響旦夕
滿坐子忠公事既休即來其問其所以題之曰治已

者有旨夫楊雄曰治已以仲尼魯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忠其尚以我之所得者為未厭將酣飲而飽既乎既蒙且晦而又然于此期深探而極取之乎噫內以忠而盡乎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于世而無所悔也愚將軼于四海之外孰有一議而缺於已者耶子忠之賢七十子之徒也見屬記之猶為道此熙寧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慶曆中武信始奉詔立學郡人杜氏方將教其子航

乃合其州邑士人之議聞府具言召子領其事子既至暇日多游息于杜氏城南園亭當是時其處所始經度編列排置未若完具然已見其氣象雄侈縱衡高庫次第甚設私自念在蜀土田險陁民屋繁會得平地若頃許愛惜摩撫分溝裂畦種種蒔植于其間冀四時孕利出沒相屬號為中人生涯者百二三爾是能捐倚城腴田萬金為游觀燕佚之所將誰肯然耶杜氏嘗亦指而謂子曰有一子其材性以嗜學家亦幸歲入有羨可卒就其業後時款於此飾賓館于此敬書室于此開讌堂于此闢射圃使四方名人聞

士或至即舍此相與
或異日渠能挾藝業
令節于是為一日之
之後予從官閔中相
進士客凡有至自武
甲蜀矣岑蔚幽邃明
佳境也復見府中羣
觀之美予既恨不能
治一物計一事未所
而難合也多矣大抵

朝夕請肄評議將贍給之無厭
取科級歸以會郡官鄉人嘉辰
娛以榮其私此區區也予心尚
去逮十年其子果登嘉祐二年
信者語次杜氏園亭必曰夥是
露宣豁有取必得心適意會實
公燕集之詠大誇花木之麗池
再至周覽勝絕且曰夫世人歎
以卒償其志願者未始不齟齬
患力有所不足而不克成或至

有可成而患不能久見以如其所素望若杜氏之為
此也可謂兼得之矣始也教其子以儒術吏事求應
有司之合法今已見其一上一入等而再官有名矣始
也披荆荆莽輦朽削歲以栽植築基級今已見其巍軒
夏宇華眈而明煥矣始也折本而種擇枝而附今已
見華曄曄而實纍纍矣始也瘞萌於町扶孽於徑今
已見蕭然為長林而竦然為高株矣杜氏復未老輕
速強徧家事一切委其季不問日為其子營飭所以
延候賓友之事於此始也雖役智慮而勞指畫今已
見其外足自慰而中無所歉矣予故曰杜氏之為此

也可謂兼得之矣會其子用薦者得令綿之龍安躬
來求記為道其所以然

衆會鎮南橋記

士志於學而底其道之深也凡所錯事於理莫不順
而於物未嘗有以不合相蓋正性以復渾融粹熟經
營指顧一繇於仁義中耳中山鮮于端夫淹茂而好
善正重而有謀方朝廷初有袍罕之地端夫首以才
選貳其治虜嘗薄城欲肆其醜者甚力端夫先身麾
士衆乘陴分制禦具隨逐之虜度不可角遁去已而
正總守事勢益專諸羌畏垣不敢動創心羣疑釋然

而安堯零不舉深谷不設致諸其隣仰首取法是功
業者最焯焯矣大既處之若無事惟其小者顧咄嗟
而有所不宜耶坐累家居村村然不自廢猶視其所
以當為者為之衆會鎮端夫別集在焉南出有道素
隳湫底甌窪不夷病諸往來歲久矣無能慮者時或
集雨綿日赤埴散潰傾膠覆鬻胥沒股陷噎鬲不吐
醱為汗塗端夫昔已深惻治且未暇殆今視之猶爾
議將橋焉其季師臯聞而說之願亦輸其家貲以佐
厥役架材通溝琢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堅直回流
變壤坦若無礙閭里耄倪過者歌德端夫以書聞余

則本正作不相合

未紀歲月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自從
宦四方有惠利於久者莫不先之天子亦知其可用
屢被旌典委以疆場之任洮西大効世實知之矣竊
嘗揆其美志其所以方厭然者必將犁結囉之田奴
耶律之種乃事始止耳豈茲瑣瑣可盡端夫之所為
哉故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蘄後世有以原其所先

二十三卷終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二十四卷

記

靜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文同著

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是時邊警不動歲穀屢熟居
惟奉詔書謹約束之外無一事可領但攜引僚友窮
高遠探古舊發為詠歌以度閑日紫微山靈峰寺者
凡出必造焉寺居城中據山之險有閣北嚮下臨闐
闐官居民宇池園觀榭閭市喧合坊陌斜委平坐俯
矚無不盡在外之高原大野環擁趨集周之城隍漢

之壁壘唐之立壠淒涼毀落咸會目下當時猶恨其
主者用智未深不能飛楹走欄直跨軒絕若是則左
九峻右崆峒不起席上皆洵髣髴每一來此雖矐黑
尚不忍去自被召供職秘館或佳辰令節未嘗不懷
念向時相從於是之樂五年冬奉使歸蜀以故復至
此郡投館之後接賓客奉燕飲日日不暇已復遽去
卒不能一到此寺但往來馬上據鞍仰首憶前事感
故迹而已時太守都官郎中解公指之而謂同曰是
昔君侯之所常遊者惜其未甚顯快不稱其地今將
授以規制而改新之君侯宜以文紀其上他人不知

詳矣同曰是素所喜命安敢辭六年四月公以書來
謂同閣已成磨石久矣將受代須得記乃幸同把書
東望注想良久心與境絕莫得名狀竊謂公之清修
雅潔凡有建置蓋出俗外爲是閣也必能瓌宏偉壯
卓立特出踳璠高虛執力走動東泉之幽曠南園之
邃密西莊之冶麗北伏不肖於其下矣同繫官在遠
不能陪賓從之末與公燕賞使遠近景物後來所得
者無由採摭以就鄙詞之壯觀聊執筆以應前日之
命儻後呂幸見尚遺畧者期為公以他文補之五月初
一日記

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薄深蟠遠走直注
大渡限迥巖詔鬱如雲煙涌如波濤晴光陰嵐明昧
一屬其間孤峯峩然傑立豪峙首領臨惜此伽藍遂
入民藉乃以杖聞於大帥端明殿學士宋公祁願以
本郡白鶴山中谿禪師淳用主之公隆法嚮善樂受
乃請盡舉其地以畀於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土持
大法眼回矚鄉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蒙去節領
會者衆受山之日遠近白黑咸此赴助景氣明霽豈
谷軒豁若有神物踴躍衛護螺鼓之會遂不虛日禪

悅法樂皆自滿慰方便之化城解脫之道場於是乎
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歷覽勝境今復倅州事具
曉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署狀以辭所懇精至因
語之曰道以人存地由法盛增福持慧圖為永傳師
固已知之矣余何暇喋喋哉其或叙山之靈勝述累
世傳山之人紀師為第一代住持此畧備矣嘉祐六
年五月十五日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繇玉壘南下過笮迤西循皂江左折越太平渡行深
入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栢平羣山却

立大陸初露畦麻增稻杏遠空濶披壩帶麓壤土鮮
潤景物瓌麗人物純篤就其佳處有院曰羅漢昔有
頭陀德欽戒操甚嚴歲臘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
常懼其所將底墮落願擇高行屬呂香火得永康軍
大中祥符寺僧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
簡性顯潔所趣端慎守僧律作佛事癯形晦面不避
風雨遠近四衆咸宗仰之既至此地乃圖崇飾伐木
鑄崖大輯材礎構廣廈設尊像儲秘典納淨侶凡所
款有一一完具殆逾一紀功力方絕以名上列乃錫
金號庭堂虛敞檐宇飄動丹明碧照續繡崑谷誠歸

嚮之福地而在嚴之道場也惟簡余之邑人遠來求
紀其事間嘗謂余曰青城諸峯惟大茂最為高厚然
丈人上清之望者乃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
向其面脉絡表裏披歛出沒澗壑鈎蔓巖嶺屈折高
林巨樹巍崗險頂晨霞夕靄染漬揮耀湍瀑淙激禽
虫啼響一日萬狀無有窮極鬼眼傾耳不知厭倦此
方外清絕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簡輒擅有之山
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地且幸吾
言之不誣余聽其說袞袞令人喜聞回視此身若處
泥穽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其間哉因命筆綴次

其事使歸珍諸品石遂以爲記云熙寧二年十月十五日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巳來遊學射山主民樂也故事有張栢子者嘗居此學道以是日得帝詔駕赤文於菟籥雲衢即天關以去後凡其時兩蜀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奔走會其上詣通真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籙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日惰與恭之所招致也自昔語如此人益起信速今遠近以期而致者愈無缺數成都燕集用一春爲常三日不修已云

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最極盛太守與其屬

候城邑出鍾鼓旗旆綿三十里無少缺都人士女被

珠貝服繒錦藻績富麗映照原野浩如翻江擘如凝

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徜徉徙倚直暮而入公既至

喜遊人之還然復愛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橫出

夷陸景氣殊曠絕但謂宮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召

知縣事李君弼賢語之曰此隸治下載譜籍寔號勝

處而模矩制量諸不如所說柰何議者其咎將付之

於守宰歟予與君其欲對人不愧中在謀其完矣遂

授之宜所且當然者君曰公所命弼賢能爲之乃調

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已云事畢矣為三清殿為張先生祠堂為道宮齋館為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為之屋者一一無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哈延連輝顯華昡兀于雲際動于林表誠棲真之秘夏而合宴之佳觀也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顧瞻聚吻而談曰此地不知化為榛墟者凡幾年一日為賢者所經慮芟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何歷歲滋久而無一有所問者耶蓋屬之於我公也蓋延其傳以附地志公因使同文之為紀其補四年正月初五日記

衢州龍丘

縣重脩徐偃王廟記

惟天之性人以仁設于事為顛沛反罹遇不幸至委國巨身負之者既沒骸漫漬隨土壤化陽主水旱導宣天心以蒙福于一方有人焉偃王是已衢州龍丘縣有王廟退之常為之碑言王事至悉此不復書自唐元和時其裔孫放為州刺史即其居侈大之今數百祀不知凡幾易至此近歲凶沴忽作

他走蔑效遠近赴嚮必以王得鮎背維齒拜列庭下
祝語未既祥報已集田疇野婦歲既稔食不信殄殍
泰然自處蓋嘗語王以爲一天云而棟宇墻級久廢
不治騫推侈爛貌衛蒙沒失於靖密與事不對進士
毛維周等視此懼悼咸謂非稱循不脩飾民恭以情
誠薄禮備積媿王饗乃相與具材選工改化舊制天
落地湧內外輝潔民之心由是益虔而王之威神愈
爲崇嚴矣維周因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遠來甸文
刻片示後同不能免因爲紀其大畧又繫以辭使祀
者歌之以答王之休烈其辭曰

穆既不道兮王爲民而遠驅國覆身殞兮其靈徘徊
而游於吾衢王之去此兮歲凡會其幾元名與日新
兮恍然若王之常存惟皇之生元元兮獨厚王其旨
仁死不俾磨兮顯以福尸于斯民皇命王之甚重兮
王亦報以其職水以之賜兮旱以之澤民被札毒兮
下心以惻哉害攘却兮休嘉翕習牲醴兮醇醲肴藪
兮潔豐歛群誠兮端莊外與物稱兮進于王堂奉祀
以時兮王德敢忘其安此兮天地與長
嘉州平羌縣新脩夫子廟記
項川道士李有慶過邛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

羗者其令尉相與增脩夫子廟成歆君侯
之文以紀
歲月且未敢使有慶候君侯可否應之曰
予何者敢
當此雖然二君與余無一日之舊不以屬
他人而獨
見諉於余意特厚或辭焉缺其望矣但未
能知其所
以廢起之由為此復何讓道士曰聞之其
先有屋數
椽惟春秋二丁其令始一過其闌為行釋
奠禮者既
出乃闔戶不復顧風揭雨灌虺鼠鑄潰液
爛頽壓墟
落如也一嘉祐元年令始平馮君玠創殿
一區嚙夫
子像圖十哲於壁後晏君升鄉用安靜掾
薦者治此
景君思誼以才候子試吏為之佐二君幹
敏而文智

參謀同臬地繩基

復圖補完縣之秀民呂甄等趨善

向教就集厥事願

進材用交章委箇起五年季冬之

甲子訖六年仲春

之癸亥不費公不暴私凡若下楹

內外悉具虛敞深

靖崇庠有制蜚移連連巍譙騫騫

藏俎豆儲典籍召

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

抱書楚楚來立門

下願隸荼于其間者二君咸與之

進勸教不倦其大

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為

也今夫仕進者不

自計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褊辟

則嗟悔怨對一切

放墮不事事或倚上官視聽不相

及恣用貪狼推剝

其下以厭已之欲是此等天下常

不少矣今二君所蒞之邑在蜀無與較其小而能先
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
是知為政之大端也薄書期會之末畧解事者皆能
之豈足為二君美哉道士待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
然甚略是年五年十五日記

邛州永福院新脩桂華閣記

唐紐絕五代易璽為旦暮建知祥將蜀幸中原紛潰
遂反側不脩職貢輒竊號并底既苟且上下日驚恐
延死命豈復議興黷舍訓厲賢俊雖秀穎布列亦自
然樸縵無理致暗翳昏部坤文乃落真圭出群偽壘

首闕下四海一治風教宣浹字育涵煦刮濯鏘鏗章
聖朝典禮大具陛下御世光耀益烈邛為要州地物
繁縟俚師陋士亦備文采章逢彬蔚實愈他郡天禧
初計君用章始繇鄉書奏賦高第是後累詔翩翩繼
起至嘉祐某年允得若干人未安浮圖遵古好從吾
人遊嚮學樂善因建大閣飾素壁咸為厥象罔不惟
肖榜甲相序簪笏聯映端儼矜肅若集朝會郡人仰
止悉自規敕曰子曰弟勉策晞慕上人此舉為勸實
博余意迺後來不可禦梓匠增制績工肆巧常願與
上人從事上人宜勿用廣多為厭壬寅六月十日記

自然水石記

陵陽守居負山 悉石西尤砌層崖餘地丈許平夷可
屋因植四楹面 午橫楣闕幽軒正對大林高株缺間
視遠峯若畫工 引淡墨作巒嶺疑疑時與煙雲相蔽
虧愛此有佳趣 復靜密公事少休即至宴坐伏息日
計數取多乃去 外俗不得知旁頽巨礪如瘤宜鏡刻
遂磨治將紀建 置歲月沃水盪拭見黜理若髮狀傾
難平波瀾漫飢 迤復疊先後倫次窪淵聳浪左右後
目自非天馮神 摹人巧孰能為是必由融結固已有
堅色厚藏待子 始發章物也頭晦信在時人理疑亦
然苟達此與知 命何遠雖爾既有形必復壞倘後人
加護則傳久未 易泐因書側示方來期與子志壹所
尚且俾為仁壽 異聞

新刻石室先生 丹淵集第二十五卷

序

御賜飛白書序

文同著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擬
 之絕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情睿思下
 寓毫墨揮灑竊動函負藏畜齊陰陽之功合造化之
 巧宜乎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妙之端涯者已若夫
 皇居奧瑒貴室珎刻有容摹肖時亦飄墮其能於此
 以幸而獲之者自將別為秘裏盡略他玩流昇後嗣
 傳於無極而况密繇嚴從躬被寵錫將宜何如以奉

其休榮者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八人觀書于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親御寶跗縱寫華楮貂璫遞薦簪笏環視雲飛霧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聳驚眩流動衆目既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賓客掌公禹錫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猶濕觀其點分璽角下墜秦寶畫立圭植高掩周瑞仰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瓌麗而並其崇嚴者歟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為陵州貴平縣令襲衍複檣載以臨洽願將刊鏤布示于遠謀奉堅琰留寘佛廟見求

短引以著其下懿哉侈君之賜揚祖之美乃文紀為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為題此初八日謹序

拈古頌序

甚哉物之勝于人也久矣萬利舞于前其心未嘗不艷然願得悉厭於已者所歎一動厥本遂失而不可求既爾將何護持而復能固之者邪彼根種鈍下途謬悞塞入類既淺餘習未新者故不足與道此嗟夫世之術者巧挾姦妄假名教冒資級養已謂無輩視衆若不覲者尚亦睢盱惛蔽不自省覺其神已為有力者奪去淪虛浮空餘止腐殼猶務以氣自侈變改

形狀標立高遠誇稱庸惑殊未知一息絕續百骸附
紛則隨荼散墮灑隸牽趣沈幽沒冥無可洗脫柰何
日日戴此重障了不明悟此尤為最可憐者也嗚呼
幻美溺人之深也如此其有能于其中視之謂非已
之常所能有故不仞其毒若水之不能濡膏之不能
塗者間有人焉資政殿大學士趙公以台鼎之重再
尹于蜀蜀之人三十年中凡五見公矣未公之迹終
未能得或曰公之位既愈高而其色若愈下謙靜恬
懿無一易德者何耶曰是亡他也脩真達元總了妄
法物有不能勝之者矣所以常據三旌之榮饗萬鍾

顛與譚同諧劇也元結
傳諧臣顛官

顛音窟義同楊雄傳西
厭日顛

之厚固如飄風值劔暫有一吹彼又豈能轉之如俳
兒顛娼執綸曳僂俛仰顛側誼誼伏罷一由於他人
所役邪公既以無事為治其下亦各以無事安其職
化既成矣因萃會古入禪門語錄之深隱者拈而頌
之凡百篇指月昏衢擊霆奧蝟瞽者瞶者悉使覺知
仁人之言所利信博一得永得公之志歎嘉祐紀禪
師出入公之門下香山如滿從白傳之遊圭峯宗密
接裴相之論得公所述願布行之駕鏤云初屬子為
序因為道公之髮髻云時熙寧七年甲寅五月戊子
日謹序

射中 金錢序

學以正治心 心以明養神神以妙應物是三者常相
爲用然後始 能就乎可致之事蓋發乎其內而不失
其成于外者 繇素具此爾古之君子于射事尤所重
擇侯選士莫 不先之豈非謂其善知夫此理者數提
刑度支張公 文章政事之外于矢之學號爲精絕求
之縉紳實選 其類近嘗以金錢置之畫帖之上以壓
其的用明其 中之審與僚友競勝約先取以爲樂公
徐立諦視一 發而遂獲之正投其虛鏃若手貫坐客
歛色相拱而 顧左右驚聳都人歎詫皆曰昔人以楊

業術已較支伏衆者既大且近 何足夸侈較公之善
彼有餘拙公因作詩以志其事大尹而下咸屬和焉
馳寄於同使序其畧同曰世常謂夫射而能居所中
之多者豈天性之本然在乎習之之久而後能也如
志不自懈日事于其中無賢不肖者一皆底乎其善
矣豈他術耶噫非也是不知夫八所謂三者常相爲用
之理也彼知之者則不然取於精微付之於手指之
間省度而釋惟意所在未有不如其所款者矣齊工
之于削輪郢匠之于斲堊與公之於今日之事其道
一也彼習之之久而能之者士小矣哉熙寧六年正月

甲子謹序

種柳詩序

樂蟠地切邊其土燥澀磽礧雖春陽震憤剖發以導
仁氣亦踈散不演潤凡草樹託殖生意結結無人許
長大柯幹局然皮葉礫然抱節起癭不中材用豈和
理近戎落不霑浹抑西北性慘冽烏鹵與中州相絕
至是耶楊君灝巨川為令之明年暇日乘高窺臨笑
此童禿曰宜物之術人常與天地相比擬寧有施力
顯致不可欬遂種柳殆千根表絡諸道既自指閱各
任其地闡迺灌浸期以必活生脉通定一無疆者春

樂音喊堅土也又檻韻

條森森夏陰團團禽弄翹喝蒼鬚蕃茂於是彼人乃
罷識榮落以記時節行者得休蔭無懼暘之爾變此
川谷一若闕鋪巨川為政之大抵也乃作三詩記其
事且欲俾後人相增成和者連章以至大軸巨川携
入都下示余屬以序予曰事有利於用求成於本無
或不謂為難既成而嗣守之能不毀乃難矣蓋人皆
喜善自已出若名于他則萬計沮礙無少假貸者十
常八九今巨川營此亦已勤矣來者能為撫摩而不
撫薪之是亦賢君子之所為也詩將刻石于縣故余
因以告後人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序

賞梅唱和詩序

蜀之梅與海棠在衆蘄中最爲高第他雖號有夔殊
瓊陋孱瘠苦不可與爲類者然海棠用冶麗妖富偏
擅民家取悅群目無所遴擇梅獨以靜艷寒香占深
林出幽境當萬木未競華侈之時寥然孤芳開澹簡
潔重爲恬爽清曠之士之所矜賞故其第又自高也
成都鈴轄東衙園有素芳亭亭下有梅因名之慶曆
中四方館使太原王公護兵此邦是花正穠盛公命
府尹程公而下七人飲亭上第賦詩道其美石刻存
焉後二十年太原公之子道恭醇之用閣門使繼領

國本之議以移足也

此職其花依然尚如當時之敏亦醇之復會其帥龍圖
趙公抃閱道運使史惟榮公以誼仲思同僚左藏武侯
永孚及之運判職方霍侯交以教誡于此讌集而又詩
之語精意新聯照牙映落墨亦奉燥衆吻爭習他日醇
之錄以示同俾載厥事同曰也其乎哉彼梅者生于深
當邃谷之中又居西南絕遠世以陋之國幸一得其所
託遂爲王公大人所愛惜而此歌之以傳乎無窮信
夫天之生物滿盈于地中者以以芸芸耳豈能令之各
善効其所負以取貴于一時耶亦蓋須待人而然後其
名始有所成矣噫果如是則成之之力其勝愈于生

之者耶一人之功殆高茲天而引同嘗于此為識者議
之因序賞梅唱和詩故復云

樗蒲序

李習之有五木經余常愛其知所以為樗蒲之用者
始末皆具然其戲最古世之人罕有能作之者故曰
本曰馬曰關曰矢之類雖鏤形飾短長矩細會莫識
其制度矣忠牧夏公守幽暇日出其家所藏先帝之
賜者為其僚屬講而行之於是八壺曉習之之說也如
此獨所異者盧白雉犢開塞塔禿擬象之外復加進
退二采蓋使其技無一或虛若馬又以禿為黑以象

為雞者疑語近爾按馬融
戲楚辭有呼白之語周史
尚之高光宗之徒皆以是
者亦無害留意于此彼王
之泥嗜掠惡取禍固宜所
月十有三日新平官舍序

費先生詩集序

嘉祐癸卯春東平先生以
其甥朱景副書為示且屬
累日甚愛之余居常敢言

張華皆云老子入胡為此

載擲盧之事臧質劉毅何
而立善名也乃知士君子
或王洪之墨黷鮑泉蘭望
鄙焉嘉祐二年丁酉仲冬

古律五七言詩共六帙因
余以序置其首余熟讀者
唐人風調涉五代衰季已

淪委而不振及見先生之所為信遺音餘響又浮大
空至治世而復下今又軋然發于先生之筆舌爾按
先生閩中人少舉進士自勝冠走四方游名公鉅卿
之門命既不偶退返林壑盡諱其他能而一從事於
此凡四十年探深摘幽愈老益工大抵氣和平而意
精新使人嗜之而不厭也近世文士以篇什自名者
甚衆如使先生之言雜行于其中彼將左右顧揖相
推以為先余恐先生得所漢王者固多傲然而獨居其
前矣是可傳布於天下也

郭令送行詩序

汾陽郭君以成都府節度推官治永泰既二年凡內
外職事官得以言舉善於為政者共若干人以狀稱
其治其將代也凡遠近士大夫喜以文章道人之美
者共若干人以詩贈其行大抵君之為令之術以廉
其恕以不自懈以終始之若一也故吏不得肆其暴
而民皆曰是未嘗擾於我者如是安得稱其治者不
交章而贈其行者不累篇耶其詩君次第為一編持
以示余俾余題其首將布之余為之云云

壬午九月

心亦余野余... 文禮命觀其... 品與皆曰... 其世必不自... 昔共... 其... 長... 於...

新刻石室先生

丹淵集第二十六卷

序

文同著

送趙大

資再任成都府前序

上五年秋七月

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

者名氏陳于上

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

惟上之所擇者

上疑神久之且曰今治內之蕃域號

為至重者舉莫

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

之則八國種落

賴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

以康靖得人而

重固異他所須智畧沈辯威惠劇給

啟輿論之所與

慰遐氓之所欵者始為其人矣我有

者哲宛在東土 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
其民懷服其信 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
將頌之再泣于 彼其謂往制無或循襲丞相奏被上
旨乃曰聖慮所 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遺井絡遠
人蒙慶不勝至 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
丘大旆過國詔 趣見上奏悉謂公輔臣必以遠解既
對便坐獨奉天 語雍容啟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
裝出都門并驛 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
以私請自免以 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
委之厚無與為 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

既聞公來勇諱於道女謹於室皆曰 我之七筋安於
食而枕茅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 於我公矣公既
至簡條目去苛暴刷滌梗垢磨盪昏 瞽羣疑革而冰
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 下晏然已為樂
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 患乎有心有心
則接於物也泥而不溥臨理貴乎無 款無款則燭於
理也明而不闇泯諸妄慮照以正見 則天下之治安
有所謂齟齬而難致者哉蓋公素事 於此以為身術
故入居崑湖出殿巨屏曾不以外 曰輕重而一以
於其所無事者為政治之本凡取知 於君而獲愛於

民者其將繇此者欤同常欤有所論
懿會赴官興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
同為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
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
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送張學士知嘉州序

熙寧六年秋吾友張益孺自太常禮
得或謂余曰益孺少有才名向嘗以
士遂優中科等自召試入館凡若干
深矣方朝廷急用賢者之時如益孺

撰以紀公之休
送行詩一篇俾
於蜀與公之所
韓魏公而下凡

院求為嘉州既
辭章冠國學多
年其踐歷亦已
不補外被寵擢

列華貴且暮期爾
夫士之所以持
矣命既存乎我其
罷常安于中以俟
以求合之雖上竊
清議昧然已為賤
度今欲使為賤夫
美郡益孺以二千
子豈不榮且樂歟
奚為哉初出都朝

何遽求去以自緩邪余曰豈其然
而立于世者固在乎知此道而已
所以用舍之者繫人之能否爾惟
時之所進退自信乃篤也或撓已
寵榮以夸耀末俗其為賢者一付
丈夫矣益孺脩正端潔治已有法
夫者之行其肯邪况漢嘉西南之
石於此侍嚴君旦夕之膳其為人
以此較彼益孺所獲其少數彼將
中士大夫亦有以益孺之行為可

賀者皆以詩餞之
書興元求余為之
甚美堂書

凡若干首蓋孺視事之明日即走
序將刻之石故為言此八年上元

送朱郎中

詩序

熙寧三年庚戌三
道館朱康叔引名
嘗識之而嘗相通
行之因康叔歎然
及今五十年矣自
得知其所以歸逮

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華清
見訪康叔昔守閬中以治稱同未
書也遇於此尤自喜問其所以西
謂同曰不肖不幸少與母氏相失
省事始能得有告之者然終不能
冠詩宦四方雖身居於此而其心

未始輒少時不營

營於彼期於母氏之見也去歲在

廣德一日若有所

感者遂解官決欲走天下冀萬一

或遇之當先出函

谷上雍宜有得道其迹彷彿殊可

信乃斷葷血食刺

臂鏤板寫摹佛書輦散於所經由

道區區祈徹母氏

之聽聞至此累日又言儻在金州

者明日且復如南

矣言罷涕泣嗚嗚是時同亦新免

削杖聞之推咽不

自勝起撫康叔曰君尚有母求繫

我無之柰何相與

歎歎久之夜分散去同輾轉至曉

不得寐因口舌百

字詩送康叔謂其精愿如此不獲

之神理昧矣明朝

上馬授之而別至京未幾聞長安

太尹錢公明逸表
其母今既得之馮
激天下當時士大
之所有在昔亦無
人逐板輿前後擁
有感慨墮淚而不
賞特召見復其官
願且俸河中庶近
爭賦詩以贈行凡
維縣尉憺之遣使
康叔于朝曰朱某
翊矣且還之舊秩
夫相逢遇謹然駭
幾矣其秋康叔侍
觀至所居間巷談
能自語者如是閱
又封賜其母長安
母前所在慰之詔
若干篇五年同守
致書授之大軸于
前此詩也且曰

大人昔來祖母時
其端涯絕未知而
公與之詩謂必
得後果然瞻之將
歎益以諸公所為
刻傳之幸公復
序之使明白同既
已高康叔之懿行
又愛其子能童
大其父之令名故
為之云云以警當
世之薄俗以貽
史氏之願作佳傳
者康叔名壽昌
子中元平雲閣序
今為駕部郎中壬

送敏行無演序

余於莊周書讀之
有年矣愛其善騁
高辯一盡乎天下
事物有名相者性
分之理輒嘗謂曰
是雖有好為橫議
之士於此固亦無
地可以容其言矣
後得僧肇

法師四絕論因悟不遷不真之旨與無知無名之義
漸簡邪惑直領妙慧回視向之所嗜逍遙齊物之說
何其說說者哉其有高不可躡而深不可汲者竊常
患之講師無演自成都來為余設滅緣之梯引除妄
之綆使余旁羊恣肆造詣無極俛仰一息空色皆盡
斯無演之力於余大矣顧余所獲者何等物耶一日
無演忽語余以西還之期挽袂以留屢不能得遂書
此以贈別且自見也熙寧六年癸丑季冬甲申書
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
服道之深者其心必渾融淵虛寬廓夷易秉負確固

動不回辟據通顯處屈約視之槩然弗汨乎中安所
自存以克其元焉近世養士不以三代之法成就之
使其知此術者甚鮮同嘗用是以考質士大夫之所
為謂清河張侯總之者斯人歟總之仁以治已誠以
接物自登科凡三十年而官不過員外郎位才止治
中從事不競勢不倚俗外泊而內靜色恬而氣和其
辯論正而達其文章博而粹無躁志無對語愉如也
同往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幽復得預總之職事
反覆參視無有缺缺誠哉士者之型範而吏者之文
墨耳今解秩歸闕彼能以賢才而報國者云誰如歎

為朝廷求所以有益於時者用總之則名知人矣

道士袁

道士袁君閬中人也其所住觀與余永泰山居相距才百里予昔在五行配六神使一若目見然竟未識袁君之面也後余典校中秘書幸與士大夫遊近日徃徃有為予言道士自蜀來者善以文象消息休咎嘗與某人占某事某事約時指日無不如其說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精而未敢以是必為袁君以對之爾暇

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顛廣顛狀貌怪偉肅予以入坐堂上予因問其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徃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居蜀時已得異人授祕記後復走天下東西南北殆遍聞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雖數千里必徃咨焉頃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所言若牛办虱鏃見則洞然矣問其姓曰袁氏乃余昔在鄉里時所聞與昉士大夫為予言者袁君是矣遂與之徃還一日詣予言諸友皆以字相稱我獨無敢以字請予曰惟正者君名歟

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間涉
者莫不保之以全其用者也或失之則
雜垂鑿於不善無不至矣今君方以是
爲人信嚮如能正以行之守之以固不
心若莊遵季主之所爲君之道高矣宜
袁君跽而言曰方外之人未聞此語幸
又因而規我敢不佩服以終世書以贈
庚子元日謹序

夏侑字德鄉序

古者諸侯有德天子必賞之以樂有樂
必飾之以舞

有舞必差之以行綴其制蓋自六佾而下
行綴也夫歆識治民之勞逸者必以行綴
察焉故曰觀其舞知其德會稽夏君生於
能不以驕蹇自汚而學問無厭其名佾有
暴厥所脩以進於位而爲生民之利歟其
顯光大以祈有德者之賞歟是必耻其行
而受賜也不侈爾問字於余余以德鄉呼
而就其崇也君能勉之歟如能使吾言不
見報者厚矣

新刻石室先生丹洲集第二十七卷

表

賀斬儂智高表

文同著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狀已斬儂智高訖蕩除妖氣
 天地以東翦撲兇醜寰瀛甚安危在聽聞孰不惟快
 臣某誠慶誠忭伏惟皇帝陛下機與神密道如
 天高威靈風雷慈惠雲雨國以內外盡陶醇醲物之
 生成皆荷覆育宜無獷悍之俗上躋完仁之尊而儂
 智高者生於窮涯稟者整氣善教不率狂謀自將隳
 聚九真之徒跳梁五管之地尾掉蜂蝎脣張豺狼驚

驅我民人搖撼我州邑。陛下震動英武鋪宣睿謀
暫迂材臣畧舉銳士大號鎮壓羣頑遁逃奔流它方
寄託微命然且質其親愛許以來馴何泉性之不移
但狸蹤之自遠憬彼蕃服憚于皇家姦而弗容衆所
共憤乃盡誅其殘孽仍遠告于中區掀揚曠靈芟刈
繁穢是宜兼以毋弟尸諸市朝大正嚴科了無遺種
傳命下諭有生咸知四夷之魂盡飛萬國之手皆舞
茲焉盪滅永矣恬寧臣限守邊州不獲奔詣闕庭臣
無任瞻天望聖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聖體康復表

臣某言今月日本州進奏官任中立

復於二月二十三日御延和殿親見

躬忽嬰美疾勿藥有喜大易載無妄

內經明適性之說仰聆安豫俯積欣

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乘

而自戒慄乎居海寓之大惕若奉祖

洲所事霄旰屬履三陽之候偶差六

護持萬靈綏祐僅逾旬浹已復恬寧

庶列氛祲蕩滌條天地所以廓清靈翳

狀報 聖體康

羣臣者嚮以皇

之文自得爲功

歛臣某誠歡誠

熙明之期荷富

以爲懷有憂勤

宗之休乃身水

辨之和而九廟

親臨中宸燕見

欽藏日月所以

光耀輿情既悉黨議相驩况今遐邇又安左右賢哲
願裁思慮游神清燕之深庶召嘉祥享國麗鴻之永
臣幸逢聖旦忝受邦恩限此守藩無由詣闕臣無任
瞻天望聖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乾元節表

臣某言臣切以統當大火聖人乘而上臨月在正陽
真主稟而下降寰宇遇乎嘉節黎庶陶乎盛時和聲
激揚協氣克衍臣某誠歡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今天地之粹憑宗祖之休誕靈中區撫衆
率土續世而治歷年以深仁恩滂洋德教醲厚顧羣

萌常願於崇報盡衆美難酬於極尊唯逢慶辰乃祝
睿筭巍然而峙者山嶽浩然而流者江河齊同久長
無有窮盡臣被惠累世叨榮遠藩限守符章阻陪班
列遙望天關臣無任頌神禱聖踊躍忭蹈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聞

賀恭謝禮畢表

臣某言今月十二日大慶殿恭謝禮畢大赦天下者
講盛大之儀三靈集祐沛麗鴻之澤萬寓蒙休錫隱
歡聲之馳熏烝和氣之發浩若九土熙然一春臣某
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紹會千齡

之期乘臨百世之統崇立禮樂而標于永古燁明制
度而盛于前朝念天地生成之深必謹精純之饗惟
祖宗功德之茂當崇配侑之文爰諏季商遂就吉卯
具禋容於廣殿協大報於圓丘邦浸融國典尤備
顧惟已事泐此推恩思與元元之繁共均簡簡之況
號令迅而風下仁慈滂而雨流臣幸遇昌辰屬臨遠
郡即時分告縣邑輯呼軍民宣揚聖謨曉諭上德傾
帑藏之厚賜擬狴牢之衆辜坊歌巷謠耄舞稚蹈悉
能祝陛下享無疆之壽頌陛下隆不拔之基羣
口皆然累日後已臣限以職事不獲陪賀闕廷無任

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明堂禮畢表

臣某言伏觀今月二十日赦書到州祀明堂禮畢大
赦天下臣已於當時呼集官吏軍民宣讀曉諭仍下
所屬縣鎮施行訖者禮行路寢講昭曠之文詔下中
區霈汪洋之澤頌聲飽滿叶氣熏烝天子脩大饗之
儀史臣書盛德之事一朝鉅典萬世洪猷臣某誠歡
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纂嗣慶基脩崇
徽屋度越虞華之孝增高商之仁以謂展三載之
精禋存五聖之舊矩顧惟仁廟之世嘗奉合宮之

祠念將循仍俾罔
嚴精虔致誠靖謐
闕邊垢滌殺赦過
時盡蒙其惠乾坤
亦幸與斯民而宣
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聞

賀同天節表

臣某言伏以月正
乎陽體六爻之剛
徒日盈其數具
五位之生成聖人
所以出而為乎大
君上帝所以命

而撫乎下土嘉辰
在旦綿寓皆歡臣
某誠慶誠忭頓
首頓首恭惟
治不究有為必成
自履廣居益新大
業立帝王之紀
將款度三皇之先
齊天地之休豈止
餐億年之久常
臨大寶永覆群生
臣久去明廷叨居
遠服屬紫采組
是為有守之官仰
薦壽觴徒祝無涯
之筭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賀
以聞

賀同天節表

臣某言臣聞天之
所以生聖人蓋表
章於後世國之
所以得明主期保
祐於斯民乃宋重
熙惟皇嗣守

在傳而盛德天縱居尊而睿謨日新故得荒忽之遐
辟陋之衆泳游帝渥重灼皇明逢慶節以在茲載歡
聲而無已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下維堪輿之大紹宗祐之休上帝鑒觀群靈擁衛是
故月臨于巳六陽儲純粹之精日浹于旬五緯合生
成之數誕彌聖質對越昌期所以靜淵䟽通剛健中
正齊堯舜禹軼漢踰唐文淳武嚴惠敏威肅雖然舉
四海之內願報於帝力極萬寶之重豈酬於化功惟
於降聖之辰共祝同天之壽臣幸陞仕版竊玷儒林
屬紆郡綬於遐氓咀綴朝裾於廣掖願言致頌與世

同辭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
以聞

賀正旦表

臣某言天道運四時之功惟春曰首王者布萬方之
政以歲爲端大和發揚庶彙蕃蕪羣靈儲甚盛之祉
兆姓禱無窮之休至尊乘之諸福備矣臣某誠歡誠
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稟五精之粹會一
氣之元襲九廟之丕祥荷八殞之大統日躋乃聖天
祐其仁諒臨御於三朝固昌延於億載臣方當盛旦
出領遐州阻陪漢會之朝徒祝堯封之壽遙瞻象闕

限守魚符臣無任望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冬至表

臣某言天地既復示一陽生物之端帝王其乘饗萬壽集躬之慶惟是撫內外之臣庶於禧盛德溥將綿區永賴臣某誠歡誠惟皇帝陛下荷堪輿之寶錄承謨益新聖度愈遠皇明徹乎幽隱惠此昌辰脩諸景貺臣蒙恩守郡待罪前阻聯華貫望商雲之下徒想清光臣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為楊侍讀謝官表

臣某言才短而治劇務或解去則甚安學荒而為近

臣若忝冒則誠愧讓避不獲兢危以居臣某誠惶誠

感頓首頓首竊念臣素無它能本自孤立天授介狹

世名拙方偶塵宦遊誤應官使約已以道豈敢謀身

而自營納名於忠常慙報國之未効命與羈躓職多

曠藜惟賴聖神之知屢寬罷軟之責嚮蒙杖屨使辦

要煩召至外臺入陪會省簿領控惚財賦浩穰顧區

撥以非能慮譴斥而不暇止幸滿歲將從外官甘終

散僚分絕榮路伏遇
皇帝陛下
化原簡求多聞登采衆善演導聖智
之嚴署才臣而訪問書殿之秘列儒
清聯當以碩望况今耆雋在列吉鬣
用副嘉選或下授于屏鄙實有辜於
從師久已廢業性弗解而自蔽心不
之宜究極而未至典籍之奧討論而
補宸聰遠答天眷重煩綸綍難避於
復尋於雅學廢盡一節少裨萬分臣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黼飾治道興崇
鋪宣神猷天閣
官而講陳此之
盈庭宜親通才
選掄然臣少雖
磨而愈昏古今
莫精將何以上
新恩退伏縑緡
無任感荷慚恐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第二十八卷

表
文同著

謝就差知興元府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伏蒙聖
慈以臣陳乞
之請輒昧死
為者幸至是
輕而敢不勤
頓首頓首念
淺而未精講
磨本元才識短而多泥居中無補請外
特除授臣知興元府仍放朝辭者便私
以上聞從欲之仁遽推恩而下及臣何
哉舉千里之大而使之撫綏顧一介之
瘁望過心悸感深涕流臣某誠惶誠恐
臣誤緣科名竊造館閣是正譌謬學問

尤頻嚮蒙朝廷俾守仁壽當奉行條詔之始固勿憚
簿書之勞踰年於茲庶事頗集殆將滿歲當趣還朝
因念骨肉衆多道途緬邈加有爲累之婚嫁殊無可
仰之耕桑何所賣琅邪之田徒爾索長安之米以再
求僻郡少緩私門豈謂伏遇
皇帝陛下照以天
光函之海量俯矜愚妄特遣誅夷函不武都之書使
紆南鄭之紱矧茲善地實曰鄰鄉川陸寬平魚稻豐
美顧惟多士有願往而不能豈爾賤臣或陳請而遂
得被恩若此圖報用何一俟交官即赴新治誓盡
磨之一節庶酬汪濊之萬分但竭愚衷敢誣天監臣

無任感神荷聖林蹈欣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

興元府謝上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興元軍府事臣已於三
月十八日上任訖前俾爲州愧無善狀今叨異地竊
荷優恩退視益端之材薦露汪濊之澤揆其不稱常
爾爲虞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稟才不高
涉學甚淺偶塵仕路輒玷儒林曾無可觀謬被朝綬
獨有甚幸屢親藩條方解組于隆山之陽復移麾于
漢水之上逾旬至止盡室安然竊觀風物之宜實與

鄉關之近庶事易輯羣情相通顧雖孱庸粗可臨蒞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全大勝之德運無私之仁遂
使孤生亦膺 遠寄臣謹當竭已思慮求民隱微諭陛
下愛人之心行陛下考古之政不敢立異自徼虛名
惟知盡忠庶 酬大惠朝夕於是死生以之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洋州謝到任表

臣某言臣伏 蒙聖恩就差臣知洋州軍州事已于十
月十三日上 任訖解麾漢水之陽卒無善狀剖竹洋
川之上重沐 殊恩嚮露愚衷常虞慙責忽汚睿聽遽

賜矜從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 念臣生西南僻
陋之邦本草莽孤寒之士守章句之 學曾未達於淵
源登詞賦之科幸且緣於階漸期行 所願不負於官
粗知廉耻立身之大端素識忠義報 國之名節以至
四參郡事三佩守符曾無纖疵上抵 明憲惟憂所得
過分不敢別有妄營止求便麾屢瀆 嚴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憐其雖愚而未至無狀許 以堅請而尚令
有為惟洋號曰小州在蜀最稱善地 所樂有江山之
勝其養得魚稻之饒疆界甚遠而民 人樸淳謬訴不
繁而獄犴希少比之前治事不及於 一分在於愚臣

心實知其萬幸惟勤夙夜以布教條
而失中民或不然則論以循理誓殫
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事有未便則裁
駕力仰答鴻私
奉表稱謝以聞

陵州謝上任表

臣某言臣伏奉勅差知陵州軍州事
赴任訖竊以陵州在崎嶇山谷之中
城壘邑屋與巖
嶺澗壑相爲上下所領縣四戶口裁
二萬稅錢止千
三百緡租不滿萬石土田瘠鹵民頗
善耕稼然其性
推質各守護本業不意作訴訟爲之
長吏者但能奉
論朝廷所以愛養遠民之意外惟輯
簿書趣期會而

已如是亦可謂之善辦夫職業者而臣此時輒當斯
任豈不爲至幸哉臣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顛
蒙淺陋素無才術但偶以辭律獲中科選既而用此
稟賦孱薄動涉艱梗凡自近歲以來
復列館閣惟是
愈罹患難連綿
家禍幾瀆於死纔得舊官復以罪失
臣常自念生平
蹤跡如此而欲久居圖書之府重費
太官之膳苟福
不稱是必轉爲咎悔臣嚮者所以懇
求補外願以所
學施於有政冀獲萬一上圖補報頻
煩干叩不避誅
戮伏蒙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涵
容養育察見幽
隱遂賜矜恤不惜千里遣臣試守此

州最為僻陋殊
之得此誠極優
滯臣旦夕區區
息賜策駑礪鈍
切之至謹奉表

謝復官

無將迎之勞加復其民素號易治臣
幸若夫均稅賦簡徭役撫惇獨明寬
所以留意於其間者願持此効仰答
不知止息臣無任喜懼交集誠悃激
稱謝以聞

臣某言某今月
伏蒙聖恩以祀
者議禮不當奪
日再蒙新恩緣

一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誥各一道
明堂禮畢特授臣尚書祠部員外郎
官至輕固宜終身不復舊秩豈謂今
聖主講右个之洪儀致愚臣歸左曹

之末屬被命忭

躍撫躬憂惶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

首伏念臣出身
迹甚羈孤勢無
所以失其源流
之後天難酬其
之公御臣以一
息式示其昭洒
論庶備驅使誓
喜懼交集之至

寒微受性迂闊偶從鄉版獲隸朝紳
援助加以讀書不能究其根本臨事
當獲罪之時人皆謂其未減在布慶
大均此蓋伏遇
昔之行罰蓋懲其疏畧之非今也推
之用臣愈當循省敢怠操脩惟勤討
殫眇節圖報鴻私臣無任感恩荷德
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官

表

州最為僻陋殊
之得此誠極優
滯臣旦夕區區
息賜策駑礪鈍
切之至謹奉表

謝復官表

無將迎之勞加復其民素號易治臣
幸若夫均稅賦簡徭役撫惇獨明寬
所以留意於其間者願持此効仰答
不知止息臣無任喜懼交集誠悃激
稱謝以聞

臣某言某今月
伏蒙聖恩以祀
者議禮不當奪
日再蒙新恩緣

一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誥各一道
明堂禮畢特授臣尚書祠部員外郎
官至輕固宜終身不復舊秩豈謂今
聖主講右个之洪儀致愚臣歸左曹

之素屬被命忭

躍撫躬憂惶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

首伏念臣出身

寒微受性迂闊偶從鄉版獲隸朝紳

迹甚羈孤勢無

援助加以讀書不能究其根本臨事

所以失其源流

當獲罪之時人皆謂其未減在布慶

之後天難酬其

大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執道

之公御臣以一

昔之行罰蓋懲其疏畧之非今也推

息式示其昭洒

之用臣愈當循省敢怠操脩惟勤討

論庶備驅使誓

殫眇節圖報鴻私臣無任感息荷德

喜懼交集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官表

臣某言九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誥各一道
伏蒙聖慈特授臣度支員外郎仍加輕車都尉者錄
此微動進之榮秩念無最績徒被優恩欽閱訓辭交
橫感涕自顧漂零之賤常露優渥之華臣某誠惶誠
感頓首頓首伏念臣出西南僻陋之邦本田隴孤寒
之士偶緣文藝誤中科名二紀歷于仕途一生困于
末路若絕陞之藥轂屢挽而莫前如墮岸之積沙將
通而輒塞所以為太常博士自首至尾也僅十年轉
祠部員外既得復失也凡三次蹇難若此窮薄使然
遷常自循本因無狀用何才榮稱是寵靈得居班聯

已過涯分屬展年之甫滿會奏課以當遷伏遇
皇帝陛下發天地之德而溥生開日月之光而徧照
枯根腐柢煦以陽和側隙窮涯破其昏蔀是使吏闈
之叢品亦升計省之中行臣敢不恪奉官箴究行民
政誓殫愚効仰報鴻私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五年

臣某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賜臣
熙寧五年曆日一卷者切以王者求天之端用正厥
事聖人合時之序乃繼其神是故凡當改歲之初必

布授人之法以頒宣于列郡以揭示於羣臣使之奉
行用或遺廢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仰規洪宰俯育黎元深詔疇人精窮統母
撰定歲律編為國章賜諸守土之臣諭彼食毛之俗
使之知氣朔之早晚識功緒之先後順本陰陽調為
玉燭臣謹當被受敢怠施行捧戴之初忭躍無已臣
無任佩恩服德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七年

臣某言都進奏院遞到宣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
七年曆日一卷者竊以天道運動而生時所以合靈

文於璿蓋王者遵承而布政所以定寶曆於清臺步
日月盈縮之纏均節候早晚之序以示萬寓以明兆
民付諸守正謹是彝憲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
皇帝陛下極元之極執象求端御六氣以宣和撫五
辰而在宥於是訂考靈曜之說正斗位以無差造攝
提格之書成歲功而有緒編研甚密推測尤精臣於
此時寵被其賜謹當仰虔君惠俯親農期俾遂嘉生
庶迎協氣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九年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熙寧九年曆日一本者上天運至神均陰陽之氣而序成四立之功者謂之時聖人為一暮之事者謂之曆大蓋慮忽有一物過差而失布之諸夏而垂法君心漚感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體合道淵用符天緝謂度類生生而有理當而無知必先明於氣翔遂之精微是則卦氣効而無歛之節盡躋庶俗皆底太和臣幸守半符叨承中旨謹當竄布不敢廢遠臣無佩荷恩詔喜怵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為林大鄉轉官表

臣某言正月八日進奏院遞到誥勅牒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光祿卿仍放朝謝者詔下九關實從於簡顧職通三義遽屬於孤平被寵有殊仄身無所憂其誠惶誠感頓首頓首切念臣早編仕籍久玷榮階積處艱煩粗傾庸悞不圖脅諂之賤自企公忠之為盡蒙宸襟深體愚節用絕衆援進由上知出付巨藩入

均會省權寄之
重者三路嘗備選求宦游之貴者九
卿屢叨除委上
課雖否取尤則微退念所蒙每虞不
稱敢期省錄復
用褒遷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象天
高明與日臨照
覆露旁薄光輝顯融顧惟衰孱亦在
存錄念以久崇
加之至恩品序清崇屬以領大官之
任訓言溫厚勉
其紹先子之休拜命云初懷懷茲甚
以何才効可答
深仁臣方佩守符遠臨邊屏止罷練
輯羣武撫綏遐
眈以赫揚陛下之威靈以宣浹陛下
之慈愛竭臣短
力緩主西憂盡已之謀畢生以報臣
無任感恩佩德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為夏官

苑邠州上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
恩就差知邠州已於十月四日到任
訖領戎轄於維
陽愧無善狀易守麾于邠土遽沐殊
恩拜命之優省
躬而畏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切
念臣材甚梗鬱
器非通闕徒以偶逢辰之榮叨延世
之幸因玷官簿
遂塵使階凡名劇煩亦誤掄委然而
宣罷輒之力雖
勉而不前慕殊尤之功以愚而莫致
宜投散地尚昇
雄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和浹
人廣度容物禮
遇先臣之厚慶流弱嗣之深再使臨
民用觀為政臣
器雖至淺心亦自明敢不履蹈冰淵

佩服繩墨撫養百姓訓齊三軍願竭涓埃之勤庶酬天地之造臣無任感天荷聖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官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誥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司封員外郎仍加上輕車都尉散官賜如故者分三郡之符慙無後効考四年之績濫進前行被命優華撫躬惶戰中謝伏念臣本生寒賤之族幸逢明昌之辰官叨清曹職冒秘閣費廩祿已逾於二紀隸朝紳亦預于五遷耻從它求榮自上賜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度以御世操兼術而

取人是致庸虛復膺叙轉敢不益循涯分更勵廉隅上堅報國之心下固立身之節忠義大者死生以之臣無任銜恩荷德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